

杀年猪

李海州

好友林加芳又喊我杀年猪。回想近两年在他家杀年猪的场景还历历在目,在山中杀年猪时,猪的嚎叫声依然在耳边回荡;当杀猪菜上桌,屋内香气四溢,让人垂涎欲滴,现在回味起来,还让我口舌生津。

2023年放寒假的时候,加芳突然喊我去他老家温州平阳杀年猪,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杀年猪是有意思的,但从舟山跑那么远去,没必要吧?我说儿子放假了,在家里没人带,他说儿子一起带上呀!我心想,现在孩子常吃猪肉,还真没见过猪跑,更何况是杀年猪呢?有这么好的机会,带儿子见识一下杀年猪,或许是一种难得的经历,于是满口答应。

中午从舟山出发,傍晚到了平阳凤卧镇的文岙山,加芳的祖宅在半山腰,独门独户别墅,院子大门口有个门牌,除了写路名和门牌号外,第二行写着“林宅”。当晚天黑没看清楚房屋周边环境,记忆深刻的是房子一楼,挂着好几排酱油肉,足足有几百斤,真是有“猪”的人家。第二天起床,发现林宅真不错,忍不住写了一首打油诗发朋友圈:“日行千里入文岙,深山另是乾坤地;小院幽深一径通,林宅樟树喜迎客。炊烟袅袅家宴席,对酒欢歌如梦幻;晨霞破

晓千山醒,昨夜雨水滋万物。”

山里安静,早上孩子睡得沉,我把儿子和加芳的女儿叫醒后,赶到房后两百来米远的杀年猪现场时,可怜的猪已经赤裸裸趴在杀猪师傅的电动三轮车上在去毛。杀年猪的地方就在猪圈门口的水泥路上,门口右边搭了一个简易土灶,加芳的父亲在烧开水,杀猪师傅用热水不停浇猪的身体,然后用刮毛的刀在去毛。我往猪圈里看,还有一头黑白的大香猪也被刀捅过了,躺在地上;其他大大小小的黑猪,都在远处警惕地望着,但猪们想不到的是,第二年他们还是逃不过被宰的命运。

孩子们对杀年猪的每个环节都是充满好奇的。毛去得差不多了,接下来,杀猪师傅拿起一把小尖刀,开始开肠破肚,只见他动作麻利,没几下就把猪肝、猪心、猪肺、猪胆、猪肚、大肠、小肠一一取出,收拾完内脏,再把猪板油剥干净,最后,才能开始砍肉,把整个猪分解成各部分。在整个过程中,我都快成了生理教师,孩子们不停问,这个是什么,那个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呀……我儿子胆子大,又不怕脏,还帮师傅拆肠子、翻肠子,弄得不亦乐乎。

而最让孩子们期待的,莫过于

吃“杀猪菜”。在林宅主屋北面,有个一层楼的厨房,里面有两口土灶,一口锅里是放了各种调料的卤水,用来卤大肠、小肠、猪耳朵等,后来我们把劈开两半的猪头也直接放进卤水中慢火炖煮。另一个锅用来炒菜,加芳姐夫炒了一盘大蒜猪肝真是叫绝,他把冒着热气的猪肝切成薄片,等油锅热开,倒入猪肝,爆炒片刻,加入大蒜,然后起锅,香气扑鼻的炒猪肝就成了。吃起来,那种嫩是无法形容的。烧“杀猪菜”的时候,整个林宅院子里都能闻到那股诱人的肉香,孩子们在一旁嬉戏打闹,玩着鞭炮,常常惦记着,什么时候吃“杀猪菜”。

大圆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杀猪菜,黄色的猪头肉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;猪大肠、小肠切片后,光滑油亮;大蒜猪肝,色泽诱人,散发出浓郁的蒜香……两孩子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,夹起一块块肉,放进嘴里,满足地咀嚼着,吃得满嘴流油,“哇,这猪耳朵肉太好吃了!”儿子边吃边兴奋地说着,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们大人也开始品尝一盘盘杀猪菜,在这顿杀猪菜中,不仅品尝到了美味的食物,更感受到了亲情友情温情,每个人的脸上

都洋溢着满足和快乐。

去年初也去杀过年猪,加芳的猪是放养的,猪养在半开放的猪圈中,白天早上喂好猪,猪就成群满山跑,白天猪在山里找吃的,傍晚才回到猪圈。前一年岁末杀年猪后,大大小小的猪还剩下二十来头,没想到一年就繁殖出上百头,因此,那次杀年猪,雇了三个杀猪师傅,整整杀了一天,总共杀了几十头,依次在路边的塑料垫上排开,甚是壮观。这次杀年猪,他还特地准备了礼品和包装袋,后来把每头猪分割成不同部分,每份二十来斤左右,整整打包了一百来个礼盒,分享给周边的兄弟和朋友们。

可惜,去年山中禁止放养猪,年中的时候猪都被处理了,听说只剩下几头猪了,到了岁末,杀年猪一定没有往年壮观了,但还是可以做个小而精的杀年猪活动。

其实,我参与杀年猪,不仅仅在加芳这里的两次,在我童年里,每年过年,自己家也杀年猪,不少经历也是念念不忘的。我设想,等我退休就回老家,想办法每年也养头肥猪,等到年末,来个杀年猪,弄个土灶,天天炖上杀猪菜,邀上几个好友,喝点永嘉老酒汗,回味一下杀年猪往事!

那年,那岛,那年味

王海明

过了元旦,新春的气息随之弥漫开来。同事间的谈论中,也多了一些关于假期的期盼;家人的闲聊中,逐渐多了关于年菜购买的内容,“乡心新岁切,天畔独潸然”,想着那日渐老去的父母,一定也会在夕阳的余晖里,掰着指头念叨着儿女那漫漫的归期……

年,是一种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祥符,是一种沟通前世祖宗、天地宇宙的神圣仪式,是碌碌红尘中每一颗孤独灵魂的寄托和抚慰,也是对未来美好幸福人生的一种企盼和念想。对于孩子来说,年就是新衣服,年就是美食节,年更是自由放肆的时光。

我生长在那个四面被茫茫大海包围着的离岛上,岛上的岁月平淡而缓慢,悠然而冗长。我家居住的村叫旱门村,坐落在山岙之间。村子位于山腰,因为山脚是笔直的悬崖,山顶又高不可攀,村民们沿着斜斜的山势,把房子建在一个个小小的缓坡或者平地上。前有茫茫海洋,后有巍巍高山,于是,我的童年就被囿于这小小的昏晃之地。村里人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祖先,因此说起来都有点沾亲带故。

小时候,似乎家家户户的父母都忙,忙到一天到晚不见人影。于是,各家各户的孩童就成了放养的



羊群,时而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,玩着战争模拟或是过家家之类的游戏;时而奔赴海滩,在海中游泳,在海边捡海螺、钓螃蟹,在滩涂中抓蛏子、掏沙蛤……当海潮退去,炊烟四起,带着赶海的收获,带着一身的泥涂,在父母的嗔怪中,撕下一张又一张的日历,任时光静静地流淌。现在想来,童年时最浪漫的事情,就是坐在海边的礁石上,看着潮来潮去,望着遥远的天边遐思绵绵。

过年了,大家会一起杀一头猪,不管是谁家养的,然后除了主人,其余每户人家会掏钱买一大块肉。买

回来的肉,有的熬成猪油,有的做成腌肉,还有的煮熟了挂起来,反正冬天也不怕肉坏,感觉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更冷些。要吃的时候,切一块下来蒸一下,蘸着酱油吃,或者做红烧肉,和别的菜煮在一起,都是我们平时缺少油腥的肚子所向往的。

那时候,大人们忙着过年的各种准备,踏着民俗的节奏,掸尘,祭灶,杀鸡,熏鱼,炒货,蒸饭……大人们一直要忙到除夕的那一大桌年夜饭上来为止。我们小孩就没事,整天到处撒欢,今天到这户人家去拿个鸡腿,明天到那户人家去吃块熏鱼,

有时就等在父母身边,把他们摆盘切下的边边角角都归拢来,成了平时吃不到的零食。

如今,尽管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但已经是“有弟皆分散,无家问死生”了。曾经聚作一团火的家人们,如今早已散作满天星了。有的搬到了城里,有的嫁到了外地,我也离开了小岛。村子整体搬迁了,老家的那些房子拆的拆,扔的扔,连进村的道路也都被两旁的树木所侵占了,车辆无法通行。我感觉自己失去的似乎不仅仅是童年,还有那曾经生活过的根,现在也都被拔掉了。也许若干年后,那块叫作旱门的土地上,再也找不到先人们生活过的痕迹了,遑论我们的后代。

那天,我组了一个群,把分散各地的家人们都拉到了群里。我的堂妹问我,哥哥你怎么会想到建这个群的?我脱口而出,年纪大了,越来越想家人了。看着群里那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头像和微信名,曾经大院里的生活再次浮上心头。

过年,我们过的究竟是什么呢?是我们过了年,还是年过了我们呢?“握不住手中的沙,就让它随风去吧……留不住的人,就放手吧……”歌声悠悠,那些曾经美好的年华,就是今天的当下,好好珍惜吧!